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囊雪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求囊雲先生詩文集未得今得之於馮君孟顥所
蓋煙嶼樓藏本也所謂奇巒怪石甍柏獐藤一段蒼煙
冷人肌骨者是也今先刻其文二卷補遺一卷先生之
詩或一歲中存一首文則一歲所存又不逮嘗言果足
傳祇此數篇猶多故留遺者僅矣李杲堂謂先生讀書
不附傳疏爲制義不附主司於士類不附品目爲吏不
附上官不附鄉大老出處大節不附一世及遜於釋門
不附釋門文章不附諸大家避世不附同隱杲堂九不

附之言徵諸其文而益信然則先生固特立獨行士也其題范香國史評曰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當吾說者既隔世而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無用者然聽者便其言之無與己而樂道焉久或反有感而卒以自新其論詩曰詩不盡於字句處亦不盡於無字句處凡天地閒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閒之所有解矣此又先生立言意也夫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不讀陰符不足以知先生之文不讀老子更不足以知先

生之文也先生浸潤百家不事耳目之所可到獨淵微
靈迴按之非無執之不有者躍然紙上埏埴以爲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可概其生平矣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其
孤峻非其志之所暨乎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
月後學張壽鏞

鄞縣志本傳

周齊曾字思沂一字唯一號囊雲薇四世孫

續書舊傳

曾祖

柔臨淮典史

周天行撰行略

祖煬江陰巡檢有盜出入野廟中

蹤跡祕莫之測煬按得狀乃火其廟併數圍之木斬之

盜無從匿不捕自逖四鄉獲安

齊曾撰王父傳

齊曾少就傅嘗

終日不聞呻吟聲或疑讀何書竊窺之則南華楞嚴二

經也

續書舊傳

爲文擺落華藻自抒所得

李鄴嗣撰囊雲集序

崇禎九

年鄉試齊曾文已爲司理李化熙所置黃端伯時同爲

房考從落卷中拭之遂舉於鄉十六年會試房考吳麟

徵得其卷大異之登進士知順德縣自減征繕以國有
常賦復有息耗民何以堪除各項應派餘悉蠲之行邑略

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秋成肆攘奪不可

問民積苦之齊曾廉知按部行擒治訊實卽麾鄉正縛

而投之水有以牘爲請緩者不視取牘置其身並投之

奸宄始凜凜畏法民歡呼爲周青天順德縣志齊曾以邑中

多盜皆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其利易

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黃宗義撰墓志其

初置義田也貸貲於富家限年以租入十五給耕者十

二償富家十三備賑不數年而貲可盡償田可日增沿海故有椿閘之設以備警齊曾謂我能設賊亦能毀且卽不盡毀而所設亦易折不如仿西北弓箭屯堡之制募鄉勇爲捍禦則官軍可損大吏是之行乃立屯堡嚴訓練盡捕得其桀黠置之辟境內肅然聞志攝香山縣故相黃士俊○案南天痕作舊輔何吾闕互異家居蓄無賴以害民齊曾捕其客之甚者置獄士俊大怒會兩京陷閩中立君士俊復爲揆輔思去之有黎人欲渡海入葬內地巡按許之齊曾以爲狼子野心不宜令通內地力持不可巡按

亦恨之乃以士俊揭頒縣齊曾卽日以所佩印交之太
守不許交之監司不許乃徑至行省交之撫臣部民聞
齊曾棄官去浮海乞畱者數萬城中疑爲寇至閉門拒
之齊曾竟乘夜潛出買舟亟行在道中聞吳麟徵黃端
伯兩房師皆死國難痛哭以不得從之爲恨歸至浙東
則百城內附續着舊傳遂遁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曰
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惟鳥石依依
可以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墓性志
耐勞苦南天痕凡耕田治圃伐薪汲泉皆躬親焉曹志又搜

奇木爲養和竹根爲爐手自削製

南入痕

暇則戴草笠曳

芒屨荷杖擔囊與山農野叟徜徉於青松白石閒襄足

不入城市

曹志

同年生王爾祿爲海道求見之不可得以

茶餽之謝以詩而不往也以書招之

續者舊傳

答曰齊曾自

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回首江城覺咫尺千萬里數

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今且夢亦不知何往矣

夫人固有不可一世而固自矯矯以傲流俗者齊曾自

分非其儔也但居民上而莅茲土者刻視亡國臣雖編

戶僕隸不如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而

無以守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是宜山深耳兼之
齊曾皆窳寡狀昔爲東粵下吏不能違一邑心以事鄉
大老幾中含沙解組而遯夫不易其性後焉保不蹶之
如前苟不深自衡審輕圖一用恐曩沒鷺浮奚止無補
於時而且慮仍以覆轍滋罪緣是皈依空王以釋子自
度學木槁灰死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卽母妻瓜葛年兄
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倘
一旦出而趨承左右能不羣起而疑之故君子在望小
人方歌樂只頌父母齊曾豈不渴深瞻拜乃卒躊躇而

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有此可疑之人以溷天下之是
非不止慮爲數行北山文笑也況世外人家雖在而置
之若無身雖存而等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已足
了未盡之年此外復何有所覬伏冀執事覽其覩縷而
納其芹曝幸甚齊曾栖霞蹤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勿
再以八行通候問也囊雲文集終不至曹志或又以巡撫意招
之且動以禍福答曰所欠惟一死無他求也所親謀強
之入城至郊南欲自投於水其孤峻如此續耆舊傳隱居凡
二十餘年辛亥卒年六十九南天痕停櫬在堂順德舊民

黃端振梁心恆年俱七八十歲裹足數千里至寧波聞

齊曾歿撫棺哀慟如哭私親

行略

齊曾所著詩古文詞高

清曠逸絕去煙火

曹志

閒圖山水筆意亦出塵外鄉人欽

其高風私謚曰貞靖先生同時胡傳字麟翼與父一桂

皆以能詩名傳晚年從齊曾遊

聞志

齊曾束茅山中傳常

往來其閒佛鐙魚鼓時與共云

續耆舊傳

序

自國難以後凡遺臣世胄逃之乾竺氏者蓋多有之余
所得遊其閒者有五人焉瑞安法幢姚江道嚴龍泉西
炤新安可立及同里囊雲皆不忍降辱一時潔身淨土
皦然不欺其志然亦各有異焉法幢先子同年也丁卯
計偕之役與先子同舟時已殫心宗乘深有悟入道嚴
當未爲吾邑廣文時已皈依密老皆於佛有夙根一旦
棄絕人間寄其孤憤而適以了其素志西炤郭公維經
子可立金公聲子皆痛其先人爲國碎身計不旋踵斬

然一往而余與遊時已嗒然兀然壹意放倒剝竿矣曩
雲自捷南宮宰名城初無定慧淨業之緣旣已爲僧又
無付囑開堂之想雖絕足城闔而時與故人同志詩筒
往來及當事書疏直述己志開陳大義凜凜乎不自禁
而時有以未盡爲僧之道議之者噫是烏足以知公哉
夫佛之爲道也視大地山河俱屬空諦以夢幻泡影觀
諸其身人止知以是爲佛而不知此公之所不忍出諸
此也其託於佛也正重視此爲人臣子之身正重視此
故國之大地山河也其視溷跡斯世者正謂輕其身

於夢幻泡影輕大地山河於一覩也反人之所論於佛者以託於佛是則公之所託於佛者已矣余昔爲祭公之文所以論公者頗悉有曰公之草鞋破衲非佛祖所得而有也公之暮鼓晨鐘非法輪所得而轉也噫豈不悲乎雖然又安得謂公非佛也哉余又嘗及海岸黃夫子之門矣其生平道力爲何如者究竟以刀山爲道場知黃公深於佛而不了其身於佛斯知公初未嘗識佛而能付其身於佛也非黃公所謂覲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者乎余之論公如此所以論佛者亦盡諸此矣所